



莊子逍遙義與

般若學卽色派的關聯性

黃錦鎰

據崔譏的注本，加以發揮，根據世說新語文學類記載：

秀游託數賢，蕭屑卒歲，都無注述，唯好莊子，聊應崔譏所注，以備遺忘。

莊子逍遙遊篇是莊子主要的思想之一，是大家討論的重要對象，但也是最不好理解的一篇。在當時只有向秀郭象可以稱得上是研究逍遙遊的專家。據世說新語文學類說：

莊子逍遙遊，舊是難處，諸名賢所可讚味，而不能拔理於向郭之外。

可見當時很多名賢學者，都有研究討論，不過，他們的理論學說，都不能超越向（秀）郭（象）的範圍。那麼，向郭的逍遙遊注是什麼，為什麼「諸名賢所可讚味，不能拔理於向郭之外」呢？這是首先要說明的。

我們知道，注莊子的，當以晉司馬彪爲最早，所謂司馬彪注本，以後有孟氏注本。再以後有崔譏注本，可惜這些注本都沒有傳留下來，我們只能在經典釋文中看出一點痕蹟。根據經典釋文

遺留下來的那些音釋義訓，我們可以推測當時注莊子，都是以文字的音義爲主，並沒有闡發莊子的內容思想，所以後來向秀就根

所不知。

寄之於顯迹，爲常人所樂道，而忘顯迹而求隱意，則爲常人

他認為要了解莊子逍遙遊的真意，非從隱意去體會不可。否則會曲解莊子的本意。莊子逍遙遊篇注說：

夫莊子之大意，在乎逍遙遊，放無爲而自得，故極小大之致，以明性分之適。達觀之士，宜要其會歸，而遺其所寄，不足以事事曲與生說，自不害其弘旨，皆可畧之耳。

要能夠忘掉所寄託的顯迹，才能夠了解逍遙遊真正的含意，他譬如說：

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，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，這種忘掉所寄於廟堂的顯迹，去了解心在山林的隱意，世人是不會理解的，這是他引爲自豪的。所以接著說：「世豈識之哉。」他在逍遙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「越」段注說：

天下雖宗堯，而堯未嘗有天下也，故曠然喪之，而遊心於絕冥之境，雖寄坐萬物之上，而未嘗不逍遙也。

堯作了國君，日理萬機，按理說應該是案牘勞形，不勝煩惱。但他認爲這些都是顯迹，看得見的，其實堯已經是「遊心於絕冥之境」。雖然是坐在廟堂之上，而其心未嘗不逍遙，這就是所謂「隱解」。他認爲現實的堯如能通過「冥」的過程，就可以達到逍遙的境域。

這種解釋，在現實的觀點說，是很奇異的，不容易爲一般人所接受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所以又說：

夫堯實冥矣，其迹則堯也，自迹觀冥，內外異域，未足怪也。世徒見堯之爲堯，豈視其冥哉。

他怪世人不知道「冥」的境界，只知道堯爲君的辛勞，不知堯進入絕「冥」境界的逍遙。這大概就是他所謂「妙析奇致，大暢玄風。」這是一種出人意表前所未有的解釋，據說也有很多人很滿意他這種解說，受到大家的稱贊。晉書記載當時人讀了都能「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時。」這種隱解，受到當時學者的歡迎，當然也有他的道理和時代背景存在。

如果有人要問「冥」是什麼？簡單地說：是直覺的心悟，不可言說的，與禪宗磨磚爲鏡，坐禪成佛的故事很相似。

根據這個隱解，向秀是認爲宇宙間任何物體，無論大小，只要適性，都可以逍遙的。逍遙遊注說：

夫小大雖殊，而放於自得之場，則物任其性，事稱其能，各當其分，逍遙一也，豈容勝負於其間哉。

所以「大鵬飛九萬里高空」，當然逍遙，「斥鶩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」，也是逍遙。大鵬飛高空徙於南冥是大鵬的逍遙，斥鶩飛小樹是斥鶩的逍遙，所謂：

苟足於其性，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，小鳥無羨於天池，而榮願有餘矣，故小大雖殊，逍遙一也。

這種逍遙遊的注解，在當時支配了學術界以及思想界。魏晉的思想很受其影響。也可以說，這種見解，很迎合當時一般人心意。因爲魏晉人士，都是一邊作官，一邊清談的人物，所謂「吏非吏，隱非隱。」向秀自己就是這樣的人物，他在思舊賦中曾說：「過舊苞之窮廬，心徘徊而躊躇」。

向秀的逍遙遊注，也就在「心徘徊而躊躇」的情形下借逍遙遊注來解決他內心的矛盾。這種情勢，一直到了支遁出來，才有了改變。

支遁，字道林，本姓關氏：陳留人，或云河東樹慮人，幼有神理，聰明秀徹，是兼修內外典的一個高僧，高僧傳支遁傳說他「初至京師，太原王濛甚重之，曰：『造微之功，不減輔嗣。』」輔嗣就是王弼。王弼在正始時代，是貴無派的代表者，也是玄學的領導人物。支遁言談理論，不下王弼，可見他對玄學造詣之深。正當學術界對莊子逍遙遊的解釋，不能拔理於向郭之外的時候，據世說新語記載：有一天支遁在白馬寺中與馮太常共語，因及逍遙，支遁居然能「標新理於二家之表，立異義於衆賢之外，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。」又說：

支語王（逸少）曰：君未可去，貧道與君小語，因論莊子逍遙遊，支作數千言，才藻新奇，花爛映發，王遂披襟解帶，留連不能已。可見支遁的逍遙遊義很受當時人士的讚賞。

那麼，支遁對逍遙的解釋是什麼，為什麼能夠與向郭注分庭抗禮呢？這在世說新語文學類注裏可以透露一點消息。支遁對逍遙遊的注解是這樣的。

夫逍遙遊者，明至人之心也，莊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鵬鳴鶻，鵬以營生之路曠，故失適於體外，鳴以在近而笑遠，有矜伐於內心。至人乘天正而高興，遊無窮於放浪，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逍然不我得，玄感不爲，不鳶而速，則逍然靡不適，此所以爲逍遙也。

從這段話，我們可以了解，支遁的逍遙遊與向秀的逍遙遊義有一點不同。

傳說：

向秀的逍遙遊注，以適性爲逍遙，這是支遁所反對的，高僧遁常在白馬寺佛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遊篇，云：各適性以爲逍遙，遁曰：不然，夫桀跖以殘害爲性，若適性爲得者，彼亦逍遙矣。

支遁反對向郭所注以適性爲逍遙。這是基本原因，再其次，支遁認爲逍遙者。是物物而不物於物。而向秀以「聖人雖在廟堂之上，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」，是一種自我的解脫。所以他認爲沒有「物物者」，而是「物自物」，所以說：「世人但見堯之迹，但不知堯之冥。」

這種現象他稱爲「冥」，「冥」也就是「物自物」的過程。知北遊注云：

明物物者無物，而物自物耳，物自物耳，故冥也。

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，與「物自物」，最終的境界可能是一樣的

，但就字面的意義來看是不同的。

逍遙遊義之與佛學發生關係，當然不是向秀的隱解，而是支遁的逍遙遊義，是般若學的卽色義。

爲什麼支遁用卽色義解釋逍遙遊，而能夠受到當時士大夫學者的欽崇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當時的般若學，有六家七宗，歸爲三派，卽本無派以道安爲代表，心無派以支愍度（據陳寅恪說）爲代表，卽色派以支遁爲代表，根據肇論不眞空論批評各派的記錄來看，而支遁最能集各派學說之長，肇論評本無宗說：

本無者，情尚於無，多觸言以賓無，故非有，有卽無，非無，無亦無。尋夫立文之本旨者，直以非有非真有，非無，非真無耳，何必非有非無此有，非無無彼無，此直爲無之說，豈謂順通事實，卽物之情哉！

從肇論批評的意見看來，本無這一派，是否定客觀的存在，有說它不是真有，連無，也說不是真無。（是相對的無，不是絕對的無）因爲道安否認外界客觀存在，所以他主張：「執寂以御有，崇本以息末。」（安般法序，大正藏55卷）這裏的「寂」和「本」，實際的意義都是無。認爲「無在萬化之前，空爲象形之始。」所以只要「定心本無，異想本息。」這和當時魏晉玄學的貴無派，是有連繫的。這種觀念正與王弼同一形式，周易畧例明彖云：

夫象不能治象，治象者至寡也，夫動不能制動，制天下之動者，貞夫一者也。……自統而尋之，雖物象則知可以執一御。由本而觀之，義雖博，則知可以一名舉也。

其次是心無派，根據肇論的批評是這樣的：

其意爲心無這一派，它主張心中不以萬物的存在，但是外界萬物仍舊是存在的，這種理論爲處在於能夠心神寧靜，缺點在於不承

認物是虛的。

心無這一派，它是心不趨附於萬物，但認為外界客觀是存在的。所以肇論批評它其失在於未達物虛。也可以說是不了解物質本來是虛無的。肇論疏云：

無心於萬物，萬物未嘗無，謂經中言空者，但於物上不起執心，故言其空，然物是有，未曾無也。

再其次是即色派，根據肇論的批評看來是這樣的：

即色者，明色不自色，故雖色而非色也，夫言色者，但當色即色，豈待色色而後爲色哉，此直語色不自色，未領色之非色也。

支遁的意見，認為外界物質是空的，所以說「色即是空」，但物質的存在是事實的一個問題，又說「色復異空」。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支遁說：

夫色之性也，不自有色，色不自有，雖色而空，故曰色即爲

聖，色復異空。

根據這些資料看來，支遁的即色派，可以說是本無派，和心無派的綜合。因為從「色不自有」的命題看來，否定物質客觀的存在。所以說「色即是空」。但從「色復異空」的命題看來，是承認宇宙客觀的物質是存在的。看起來好像是有矛盾的。但其實是一致的。根據肇論注說：「心不計色，色即爲空，如果心計色，色即異空。」在形式上說，有與無是集於一身，就像向秀的逍遙遊注說：「天下雖宗堯，而堯未嘗有天下。」有天下的是堯，未嘗有天下的也是堯。

那這樣說，支遁即色義的逍遙遊注，和向秀的逍遙遊注，豈不是一樣的嗎？那也不是，在強式的邏輯說，可以說是相似的，但有其本質上的不同。向秀本質上是要儒道合，所以莊子注中，

引易經、論語的文句很多，支遁的逍遙遊是以般若學的即色義來解釋的，最顯著的不同，向秀郭象是認為小大都可以逍遙。大鵬斥鷀都是可以逍遙。「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，小鳥也無羨於天池。」所以認為物是自物的，沒有物物者，而支遁則認小大都不能逍遙，大鵬高飛九萬里高空，固可逍遙，但仍須六月的大風，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」可以逍遙，但仍受有限制，換句話說，大鵬受時間的限制，尺鷀鷀？躇躇？尺鷀自以爲「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斥鷀則受空間的限制，只有至人無己，才可以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」，才是真正逍遙。因此，在文句的解釋上，逍遙遊篇中，「海運」及「去以六月息者也」。向郭注：海運謂大鵬在海中運動。又說：「夫大鵬一去半年，至天池而息。」適性逍遙的意思，但支遁的意思，「鵬以營生之路曠，故失性於體外。」不能逍遙，所以凡是以佛學解釋莊子的，「去以六月息者也」的「息」字，不解釋爲休息，而解釋爲風，像宋林希逸莊子口義：

海運者，海動也，今海瀕之俚歌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，海動必有大風，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，聲聞數里，言必有此大風，而後可以南徙也。莊子內篇注也說「海運」謂「海氣運動」，「息」謂「即風也」，六月即夏之四月。謂盛陽開發，風始大而有力，乃能鼓其力。」（釋德清說）

藥地炮莊雖然對於這兩句用易經象數來解釋，但其逍遙之意仍引支遁之「物物不物於物，則逍遙不我得，玄感不疾而速。則逍遙靡不適，此所以爲逍遙也。」